

邵阳方言中相当于“傻”的形容词*

邹晓玲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提要 邵阳方言中相当于普通话“傻”的形容词读xA⁵², 本字未明(暂时写为训读字“傻”), 用法要比普通话广泛。此外, 邵阳方言中的“傻”还可以用在另一个单音节形容词后面, 作形容词后的补足性成分。这些能带“傻”作形容词后的补足性成分的单音节形容词一般要受到语义上和交际者心里预期的限制, “傻”具有词缀性质。

关键词 邵阳方言、“傻”、单音节形容词、语义、词缀

普通话中的“傻”, 据《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有两个含义: 1、智力低下; 愚笨; 2、心眼儿死板; 不灵活。《现代汉语词典》对其解释为: 1、头脑糊涂, 不明事理; 2、死心眼, 不知变通。可见两本工具书都是把“傻”看作形容词。“傻”具有一般形容词的特点, 可以受程度副词“很、十分、非常、太”等的修饰, 有“傻傻的、傻里傻气”等重叠形式, 其用法具体有以下几种:

- 1) 用来修饰名词或跟名词性的词组组合变成另外一个名词, 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的音节不限, 如: “傻瓜、傻蛋、傻小孩、傻小二、傻力气、傻局长李三”等。
- 2) 用来修饰动词, 作动词的状语, 动词多为单音节动词, 也有双音节动词, 如: “傻看、傻笑、傻撑、傻哭、傻干、傻折腾、傻搅和”等。
- 3) 用在动词的后面, 做动词的宾语, 这样的动词很少且必须是单音节动词, 如: “装傻、犯傻、学傻”等。
- 4) 用在“动词+傻(了)”结构中, 此时的“傻”作动词的补语, 如: “吓傻了、骂傻了、闷傻了”等。
- 5) 独立使用, 充当句中的各种成分, 如: “陪我一起傻、傻到极致是聪明、傻是一种难得的特质、不要跟着他傻”等。

邵阳方言属于湘语娄邵片, 其语音、词汇、语法与普通话相比, 都有许多不同之处。邵阳方言中相当于普通话“傻”的形容词读xA⁵², 上声调, 本字暂时未明¹。为了叙述的方便, 下文径把邵阳方言的xA⁵²写为训读字“傻”。

* 本文曾在第二届湘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 湘潭)上宣读, 承蒙张惠英、施其生、伍云姬、庄初升等先生指正, 谨此致谢! 尚存的错漏, 概由作者负责。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湖南省教育厅课题基金(湘西多民族杂居型村落语言使用和语言关系典型个案研究: 10C1129)资助。

¹ 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1995), “傻”在双峰方言中说“哈”; 根据贺凯林(1999), “傻”在溆浦方言也说“哈”, 都与邵阳方言的xA⁵²音义相通, “哈”显然不是本字。

作为形容词，邵阳方言“傻”的用法远比普通话来得广泛。在普通话中，能带“傻”作宾语的动词非常少，而在邵阳方言中，这样的动词就多一些，如还可以说“显傻、少傻(点)、多傻(点)、摆傻”等。同样，在普通话中，后面带“傻”作补语的动词也比较少，而在邵阳方言中，很多单音节动词都可以带“傻”作补语，如“笑傻、看傻、哭傻、打傻、吃傻、气傻、撑傻、听傻”等等。而且，这些词也可以倒过来说成“傻笑、傻看、傻哭、傻打、傻吃、傻气、傻撑(不能说‘傻听’)”等，不过意思有别，前者“傻”是作动词的补语，强调的是动作的程度；后者“傻”是作动词的状语，强调动作的状态。除了用法上的广外，在意义上邵阳方言的“傻”也比普通话广泛，如：在普通话中，“傻”用在动词前面做状语时，“傻”的意思为“没有意义地、一个劲儿地”，而在邵阳方言中，除了前面这个意思外，还有另一层意思，即“超过限度地”。另外如“傻气”，《现代汉语词典》对其的解释为“形容愚蠢，糊涂的样子”，而在邵阳方言中“傻气”有两种意思，当“气”读轻声时，意义与普通话相同；当“气”读去声时，“傻”是“气”的修饰语，意为“一个劲儿地，超过限度地”。

邵阳方言中，“傻”更为特殊的用法是可以用在形容词的后面，作形容词后的补足性成分，其功能相当于普通话形容词之前的程度副词“很、十分、非常”等，而且与“形容词+得+很”的结构相似，意思相近，只是在语义程度上更进一步加深。或者说，邵阳方言形容词后加“傻”的结构，更接近于普通话形容词后面带程度补语“死了、极了”的结构，表示程度达到极点，如：“甜傻(意思是非常甜，甜到了极致。以下类同)、苦傻、咸傻、痛傻、热傻、臭傻、凶傻、忙傻”等等。这种形容词加“傻”所形成的组合，相当于形容词的最高级，不能再受任何程度副词修饰。能与“傻”组合形成具有形容词程度最高级的形容词，都是单音节形容词，但并非所有的单音节形容词都可以带“傻”作补足成分。下面重点对邵阳方言中“傻”跟在其他单音节形容词后面作补足成分的情况，作一番考察。本文所使用的单音节形容词仅限于《形容词用法词典》所收的单音节形容词，共有168个(根据能受“很”修饰，但不能同时带宾语这个标准，去掉了词典中“男、女”等该归入区别词，“真(真人真事)”等宜处理为区别词兼副词，“残(他被打残了)、反(位置反了)”等宜归入动词的单音节形容词)。

一 “傻”与单音节形容词的组合情况

1、能与“傻”组合的单音节形容词(85个，加上邵阳方言形容词“喜”，一共是86个)，即：

矮傻、暗傻、薄傻、笨傻、扁傻、惨傻、馋傻、晏傻²、丑傻、臭₁傻、臭₂傻³、蠢傻、错傻、陡傻、短傻、累傻⁴、烦傻、肥傻、富傻、干₁傻、怪傻、贵傻、横傻、红₂傻⁵、滑₂傻⁶、坏傻、急傻、亏傻、紧傻、精傻、旧傻、倔傻、苦₁傻、苦₂傻⁷、

² 普通话中的“迟、晚”在邵阳方言中为“晏”。

³ 臭₁：难闻的；臭₂：惹人厌恶的。释义均依据《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6年，下同。

⁴ 普通话中的形容词“乏”，在邵阳方言中为“累”。

⁵ 红₁：像鲜血和石榴花的颜色；红₂：象征顺利、成功或受人重视、欢迎。

⁶ 《现代汉语词典》把“木板刨得很滑”里的“滑”和“路很滑”里的“滑”放在一个义项(光滑；滑溜)里。我们把它们分开。前者看作褒义形容词，记为“滑₁”，把后者看作贬义形容词，记为“滑₂”。

⁷ 苦₁：像胆汁和黄连的味道；苦₂：难受，痛苦。

烂₁傻、烂₂傻、烂₃傻⁸、老₁傻、老₂傻⁹、累傻、冷傻、凉傻、狡傻¹⁰、乱傻、麻傻、慢傻、忙傻、美傻、闷傻、猛傻、难傻、胖傻、烂(破)傻¹¹、强傻、巧傻、穷傻、热傻、涩傻、少傻、湿傻、瘦傻、熟₁傻¹²、酥傻、酸₁傻、酸₂傻¹³、烫傻、疼傻、甜傻、歪傻、弯傻、香傻、歪傻¹⁴、凶傻、严傻、脏傻、坏傻¹⁵、壮傻、丑傻¹⁶、干傻¹⁷、挤傻、假傻。

还有些普通话中的双音节形容词，在邵阳方言中为单音节形容词，如“高兴”，邵阳方言可说成“喜”，后面带“傻”(喜傻)，为非常高兴、高兴到了极致的意思。

从上面的组合情况看，能与“傻”组合的单音节形容词主要为表示人的感知的形容词，具体为：

- 1) 表示味觉的形容词，如：“甜、酸、苦、辣、咸”，但“淡”字除外。
- 2) 表示触觉、心理知觉的形容词，如：“痛、凉、热、麻、饿、冷、闷”等。
- 3) 表示视觉、嗅觉的形容词，如：“丑、美、瘦、胖、脏、老、臭、香、肥”等。

从感情色彩上来分析，带“傻”作补足成分的形容词多为贬义形容词和中性形容词。贬义形容词如：“矮、暗、笨、惨、馋、丑、臭、烦、累、滑₂、坏、亏、旧、倔、苦_{1、2}、懒、烂、乱、闷、难、穷、涩、疼、凶、慢、脏、假、糟(坏)、灵₁(狡)、肥、怪、酸₂”等62个，约占能带“傻”作后补性成分形容词总数的72%。中性形容词如：“薄、扁、干、贵、急、紧、酸₁、辣、老_{1、2}、冷、凉、麻、胖、热、少、瘦、熟”等，共有18个，约占能带“傻”作后补性成分形容词总数的21%。也有一些褒义性质的单音节形容词后面带“傻”作补足成分，这样的形容词极少，只有“精、美、富、喜、香、甜”6个，它们组合而成的形容词要么具有贬义，要么是对前一个形容词的强调并且多少带有一点贬义的性质。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后面能带“傻”作补足成分的形容词都包含了人的主观色彩，或表示对事物属性的一种倾向性的评价。

2、不能与“傻”组合的单音节形容词(83个)，即：

草、长、潮、沉、粗、脆、大、淡、低、刁、对、钝¹⁸、多、浮、干₂、高、光、好、黑、狠、红₁、厚、滑₁、近、久、俊、空、快₁、快₂¹⁹、宽、蓝、亮、灵₂、绿、满、密、嫩、黏、浓、偏、平、齐、浅、巧、勤、清₁、清₂²⁰、轻、晴、全、软、弱、傻²¹、

⁸ 烂₁：破碎；烂₂：某些固体物质加热并增加水分后松软。烂₃：腐烂。

⁹ 老₁：年岁大；老₂：(食物)火候大。

¹⁰ 灵₁：灵活，灵巧。邵阳方言中为狡，狡傻；灵₂：灵验，为此义时，后面不能接“傻”。

¹¹ 普通话中的“破”邵阳方言中为“烂”，更多的时候说“烂帕”。

¹² 熟₁：加热到可以食用的程度；熟₂：程度深。

¹³ 酸₁：像醋的气味或味道；酸₂：因疲劳或疾病引起的微痛而无力的感觉。

¹⁴ 普通话中的“斜”，邵阳方言为“歪”。

¹⁵ 普通话中的“糟”，邵阳方言中为“坏”。

¹⁶ 邵阳方言中，普通话中的“次”表示不好的意思用形容词“丑”。

¹⁷ 普通话中的“旱”相当于邵阳方言中的“干”。

¹⁸ 邵阳方言中没有与之对应的形容词。

¹⁹ 快₁：速度高；快₂，锋利。

²⁰ 清₁：液体或气体纯净没有混杂的东西；清₂：清楚。

²¹ 邵阳方言中可以说“傻傻”，但意思为名词“傻瓜”。

深、生、松、碎、透、旺、稳、稀、细、小、硬、圆、远、匀、早、窄、正、直、重、准、差、毒、静、灵、妙、遭、帅、素、新、艳。

从语义上来说，表示色彩的如“红₁、绿、蓝、紫、白、黑、艳”，表示度量的如“长、短、高、低、深、浅、近、远”，表示自然、客观现象的如“潮、沉、粗、脆、大、稳、稀、细、小、硬、圆”等的形容词，后面都不能带“傻”作补足成分。

从感情色彩上来分析，不能带“傻”作补足成分的形容词多为褒义形容词和中性形容词。褒义形容词如“稳、旺、好、俊、灵₁、巧₂、勤、妙、帅、强”等，还有极少数贬义形容词如“刁、狠、弱、毒”等，共4个。本人认为，这四个词本身就隐含有形容词的高程度性，如果再加一个高程度的补足性成分，就会造成语义的赘余。

二 制约“傻”与单音节形容词组合的因素

综观所有能与“傻”和不能与“傻”组合的单音节形容词，我们发现，制约“傻”与单音节形容词组合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形容词的语义特征，一个是否满足交际者的心理期待，其中起决定因素的为形容词本身所具有的语义。因“傻”作为形容词，其所具有的语义为“愚笨、智力低下、死心眼、不知变通”，是一个含有明显贬义色彩的形容词，根据语义一致原则，与它组合的形容词也应该倾向为贬义性质的形容词。虽然一些褒义形容词或中性形容词与“傻”也形成了组合，但组合后整个词义便带有贬义色彩，如“薄傻、扁傻、肥傻、干傻”等，说话人这样说时，总带有一种嫌弃的意味；再如“精傻、美傻、富傻、喜傻、香傻、甜傻”，都是指事物的某种性质或状态过犹不及，超出了人们所能忍受的范围，也具有贬义的色彩。

另一方面，形容词与“傻”的组合还受到交际者心理预期的约束。因为当交际者在表达意愿之前，就已经在心中对所说出话语有了某种预期，为了达到某种预期，交际者会很谨慎地选择有利于表达自己意愿的词，所以在选择与“傻”有关的词语前，交际者已经认定自己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不好的带有贬义色彩的话语，从而在选择与之相组合的形容词时，就会尽量先选择贬义色彩的形容词，其次是中性色彩的形容词。而选择褒义色彩的形容词带“傻”，结合之后的整个词具有某种反讽义，从而也带有贬义的色彩在内。

三 单音节形容词后补足性成分“傻”的性质

像“傻”这样用在另一个形容词后面，作形容词的补足成分，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语言单位呢？是词根还是词缀？

类似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曾撰文讨论过，如游汝杰、潘悟云、崔山佳等学者在讨论温州方言词“显”的性质时，就认为用在形容词后面的“显”应该为述补式或中补式复合词，后面的词是程度副词，起补充说明前面形容词的程度或情状的作用；而温端政、沈克成父子认为，形容词后面补足性成分“显”应该是词缀。傅佐之、张洁则认为，此类结构后面的词“显”兼具后置程度副词和词缀两种功能。可见，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还存在着分歧。笔者受到张小克《长沙方言的“bA的”式形容词》一文的启发，认为应该把邵阳方言中用在形容词后面作形容词补足性成分的“傻”看作词缀，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证明。

首先，我们可在邵阳方言中与“傻”表现相同的另一些词中找到旁证。在邵阳方言中，像“傻”这样的用在另一个形容词后面，作形容词后的补足性成分的语言单位大量存在，如“怕，凉、捞、饱、寡、妈、死、奶(以普通话中的同音字来记录)”等。它们在使用中往往

可以与“傻”互换而不影响词的结构和意义，如“烂傻、疼傻、丑傻、凶傻、酸傻、老傻”等词都可以说成“烂帕、疼凉/死、丑捞/死/奶、酸寡/死/捞、老妈”等，且结构、词性、意义没有任何改变，使用的语境也没有任何的区别，选择哪一个词，全凭个人的习惯。这些后补性的语言单位，大多数不清楚它们的语源，也说不出它们具有什么样的词汇意义，只知道它们的作用是附加在形容词性的词根上，表示程度的加深，相当于副词“十分、极、非常、很”等。实际上，“帕、凉、捞、寡、妈、奶”这些汉字只起记音的作用，并不代表具体意义。当然，也有少数语言单位的语源是清楚的，如“死、饱”，但它们跟在另一个形容词后面时，它们原来的意义都已虚化，其作用和大多数语源不清楚的词一样，也只是附加在形容词词根后面，表示程度的加深。所以，这样的语言单位只能看作是词缀。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傻、死”等，能与好几个意义上并无联系的形容词结合。同样，也由于“帕、凉、捞、饱、寡、妈、奶”只是一个词缀，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形容词，能与上述好几个不同的语言单位结合。比如“丑奶、丑傻、丑寡”，“凶捞、凶寡、凶傻”和“痛凉、痛麻、痛傻”等等，因为“帕、凉、捞、饱、寡、妈、奶”都只表示“十分、非常、很”的意思，用哪个都一样。当然，它们与单音节形容词的结合能力是有所不同的，“傻”的结合能力最强，如前所述，它能与八十多个单音节形容词结合。还有，“死、饱、寡”的结合能力也非常强，而有些只能与一个单音节形容词组合，如“妈”只跟“老”结合，有些可以与二个或三个不同的形容词组合，如“丑奶、稀奶”、“凶捞、丑捞、饿捞”等。

其次，我们还可从其他汉语方言中找到类似的旁证，如潮阳方言“光死、狭死、滑绝、好绝、芳在、悬在、慢载、远载”中的“死、绝、在、载”都是用在形容词后面做形容词的补足性成分；上海方言“交关”，可以说“大交关、多交关”等；温州方言用“显、最、支、倒、甚”等后置成分来表示程度的加深，像“好显、甜最、苦支、软甚”等；在徐州方言和陕北方言子长话里也有这种语言现象，如“苦焦、软棉、老面、顺当”等。根据它们在整个词中所担当的词义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这些跟在单音节形容词后面做形容词补足性成分的语言单位应该都是先由形容词虚化为副词，再进一步虚化为意义比较空泛的词缀。组合后，整体上还是属于形容词，只不过这类形容词不能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应该属于状态形容词，它们的意思大体相当于普通话的“形容词+极了”或“很+形容词”。整个形容词中的前一个语素，一般都具有明确、稳定的音和义，它是词根，整个词以它为核心构成。

再次，从汉语词汇发展史来看，把邵阳方言中单音节形容词后补足性成分“傻”看成词缀也是有道理的。汉语词汇发展史中，现代汉语词缀大都是由意义实在的实词素虚化而来的。由动词、形容词虚化而来的，如“迷、热、秀、超、大、软”等；由名词虚化而来的，如“子、儿、头、员、手、化、爷、婆、哥、嫂、姐、妹、弟”等。钱曾怡认为，“汉语词汇的发展有一种词缀化的倾向，看一个词素是不是词缀，主要看意义的虚化程度和构词能力的大小。”邵阳方言中，“痛傻、冷傻”等类词，还勉强可以说是述补式复合词，但“富傻、少傻、湿傻”等类词，就不能说成是“富得变傻、少得变傻、湿得变傻”了，这些词的词汇意义显然有了不同程度的虚化。由“痛傻”类到“富傻”类，也体现了“傻”由实到虚的过程。还有，如上所述，“傻”可以与86个单音节形容词组合，构词能力相当强，这本身也说明它的词缀本质。

以上几点足可证明，邵阳方言中用在形容词后面做形容词补足性成分的“傻”的词义性质应是词缀，它首先是由形容词性质的“傻”虚化为副词性质的“傻”，再进一步虚化成构词能力相当强的词缀，具有词缀的位置固定性、意义虚化性、黏附性等特点。但问题是，在

普通话中,所有词的后缀都读轻声,而邵阳方言尽管也有轻声的语言特点,但出现在形容词后面的“傻”无一例外地都不读轻声,包括与“傻”类似的用在形容词后的“怕、凉、捞、饱、寡、妈、死、奶”等语言单位,都一律不读轻声。

参考文献

- 崔山佳. 2006. 〈方言中几个比较特殊的形容词重叠形式〉,《台州学院学报》1。
傅佐之、黄敬旺. 1982. 〈温州方言的表程度语素“显”〉,《中国语文》2。
李如龙. 2001. 《汉语方言学》。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李行健主编. 1998.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北京: 语文出版社。
李延梅、邓刚. 2003. 〈陕北方言子长话中形容词的程度表达法〉,《榆林学院学报》10。
马真、陆俭明. 1997. 〈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一)〉,《汉语学习》1。
潘悟云. 1995. 〈温、处方言和闽语〉,载李如龙编:《吴语与闽语的比较研究》。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钱曾怡. 2000. 〈济南方言词缀研究〉,《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
沈克成、沈迦. 2004. 《温州话》。宁波: 宁波出版社。
温端政. 1994. 〈从浙南闽南话程度表示方法的演变看优势方言对劣势方言的影响〉,《语文研究》1。
游汝杰. 1998. 〈温州方言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及其在台语里的对应表现〉,载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吴语研究室编:《吴语识论坛》。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张洁. 2009. 〈温州方言词“显”的语法、语义研究〉,《北京教育学院学报》6。
张盛裕. 1989. 〈潮阳方言形容词的程度状语补语与宾语〉,《方言》4。
张小克. 2004. 〈长沙方言的“bA的”式形容词〉,《方言》3。
郑怀德、孟庆海编. 1991. 《形容词用法词典》。长沙: 湖南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编. 1979.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

The Adjective in Shaoyang Dialect Which Is Equivalent to *sha* in Mandarin

Zou Xiaoling

Abstract The adjective in Shaoyang dialect which is equivalent to *sha* in Mandarin reads xA⁵². The origin of this word is unknown (“xA⁵² (傻)” is temporarily used to represent it) and its usage is wider than *sha* in Mandarin. “xA⁵² (傻)” can also be used after a monosyllabic adjective as an adjective complement. These monosyllabic adjectives are generally restricted by semantics and the communicator’s intention. “xA⁵² (傻)” has affix properties.

Keywords Shaoyang dialect, xA⁵² (傻), monosyllabic adjectives, semantics, affix